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八

閨史編

學類

西漢經學訓述

高皇帝既誅項籍楚地悉定籍嘗封於魯獨魯爲之守不下帝怒焉引兵欲屠之抵城下然且聞弦歌之聲於是歎息謂其守節死禮義之國釋不誅後過魯以大牢祠孔子蓋其感也

孝景時王戊構於吳反有端太傅韋孟欲不諫不能忍欲顯諫不可遂乃作詩自道諷風之其詩曰肅肅

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誒厥生。師古曰誒許其反歎聲 阸此嫚秦，耒耜以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乃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

王統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睮睮諂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臣下追欲從逸嫚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繇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其罔則彌彌其失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惟我王昔靡不練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

繆以覇、歲月其徂年其逮耇、於昔君子、庶顯于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監、王終弗念、聞乃請老去位、懼乃禍、徙家于鄒、在鄒時、作詩以明志詩曰、微微小子、既耇且陋、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縣車之義、以洎羣臣、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胥、既去禰祉、惟懷惟顧、祁祁我徒、戴負盈路、爰戾于鄒、鬋茅作堂、我徒我環、築室于牆、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

如何夢我王殄瘁其外邦數其唶然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微微老夫茲既遷絕洋洋尼仲視我遺烈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我雖鄙耇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已遂卒于鄒君子曰孟諫詩直矣而以諷喩於王戊爲諷也王戊畜不臣之邪心而孟以逸游荒樂諫故曰諷隱而不私直而不切其有忠臣之心也哉乃爭不遇而退退而遠去樂仲尼之道優優乎古之道與韋世爲漢儒宗有以也

當是時孔子十世孫臧與從弟安國世其學帝說之欲以爲御史大夫臧謝讓曰臣世以經學爲業願得

領太常。典家學。以綱紀訓。故足矣。帝說以爲太常禮
賜如三公而安國得古文尚書爲撰傳云、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
祿而天下風於學、傳業者浸盛大師衆至千餘人、枝
葉稍蒙、職不翦矣然自朝廷至於邦國議事以制、而
昌邑廢與之際、明諫顯爭、畢譬於前經宣帝本始之
初、蔡義韋賢以授先帝經相繼爲丞相、而魏高平之
謨、洞然於易洪範月令之文、初書惟獨歐陽禮后蒼
易田何春秋公羊列學官至石渠講議大臣平奏、天
子稱制臨決、乃復立施孟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

梁春秋博士焉、
宣帝以孝武皇帝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詔議立廟樂
夏侯勝議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
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
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
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
丞相御史劾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丞相長史霸
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繫治者踰年、勝霸既久繫獄
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勝歎曰君信道篤。乃如是。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

不怠巳帝以地震釋勝霸復官、
初董仲舒以春秋授蘭陵褚大東平瀛公廣川段仲
瀛公守經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齊孟卿魯
眭孟孟授下邳嚴彭祖彭祖治郡高入爲左馮翊太
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諫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
曲意修小禮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何能至宰
相乎願少自勉强彭祖正色曰凡通經術當行先王
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蓋猶董江都廉直
家法云瀛公授琅琊貢禹禹又受眭孟學後爲御史
大夫孟卿授䟽廣廣爲太子太傅廣授琅琊筦路路

御史中丞路授鄢陵孫寶寶大司農各有傳皆原本仲舒云

初瑕丘江公授穀梁春秋爲博士而董仲舒善公羊通五經江公吶於口與仲舒論武帝前論不如仲舒丞相公孫弘亦本爲公羊是以穀梁不立而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從江公受焉廣高材多通盡師法與公羊大師眭孟等難數困之由是沛蔡千秋梁周慶丁姓頗復受穀梁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丞相賢少府勝樂陵侯高三人皆魯人言穀梁本魯學當立公羊齊學故不相說也於是蔡千秋爲郎矣召

見說之帝愍其孤學且絕選郎十人從千秋受學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故諫大夫劉向從受之江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者積十年明習召五經名儒議殿中平公穀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多是穀梁而穀梁大顯初燕大傅韓嬰爲韓詩兼通易而燕趙間獨好詩故傳詩而韓易獨傳

貢禹於王吉同術學友善又操行同已朝廷推轂又同故世傳王陽結綬貢禹彈冠言取舍同也吉少時學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庭中吉婦取棗實啖吉啖之已知爲東家棗也立去婦東家聞婦以棗故去欲

伐東鄰里共爲請乃還婦禹初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退歎曰冠一免安可復冠遂去官其同趣如此

孔霸字次孺 孔子十三世孫也謙退薄權勢常稱爵位過泰無德以堪帝欲致相位霸讓深至乃弗相賜爵褒成君數帝素服臨弔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列侯地餘官侍中至少府病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絜著可以自成脫㶑㶑爲也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具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帝欲倚望之堪爲相望之

剛直堪公方自遂而帝惑於讒愬俱中廢自殺郎京生以易見親幸言災異屢效亦以譏見誅於是匡孔張禹之倫居高位徃徃自求容矣

當是時襃成君孔霸少子光先師孔子世孫傳家學尊寵亦至丞相太師禹光皆謹厚通經術光質儉禹內多奢淫弟子彭宣恭儉有法度而戴崇愷悌多智禹心親愛崇而敬宣崇每候乃責師宜置酒設樂禹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伶管絃間作極樂乃罷而宣來見便坐講經義日宴設食不過豆肉卮酒未嘗至後堂及二人各聞知各自得也後禹阿王氏言

災異陰爲王氏地光爲莽尊禮皆持祿保位爲容容被阿諛之譏史固曰其緼藉可也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而彭宣起博士至大司空會哀帝崩新莽得政以耗老乞骸失莽意册免

論曰余讀匡丞相治性正家戒妃匹勸學疏以爲古經藉之遺也深美矣讀王司隸舉劾章曰是亦一道也而難爲行令得行蕭太傅京生不先之乎乃論者以張孔容容疵經明無當於事行塗之堂堂折而不撓孫寶倔倔道義自將鮑司隸及楚兩龔夫非經師非抗義守死不汙撓何也大都西漢士務經術術以

從政立身雖性習人殊均之有意於古學云

東漢經學行義傳

劉昆字桓公 陳留東昏人少習容禮已從沛人戴賓受詩易王莽世以布衣教授弟子恆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射兎首如儀觀者如堵墻守宰率屬吏造焉王莽聞而惡之以爲昆梁孝王胤聚徒衆行大禮有僭上心也并家屬繫治會莽敗乃免於是避地河西棲負犢山中建武初舉孝廉不行逃之江陵詔即拜江陵令縣數多火災火作昆向之拜輒降雨反風累遷弘農太守郡多虎行

務不通民政先仁化三年虎負子渡河帝聞異之徵爲光祿勳召見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何修而致是也昆頓首曰偶然耳左右竊笑其質訥帝太息曰長者之言也命史書諸策詔授太子諸王小侯經無何請老賜洛陽第宅以千石祿終其身

杜林扶風茂陵人少好學沈深家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學林從學學益洽多聞稱通儒王莽末避地河西道逢賊欲殺之林仰曰願一言而死賊曰何言林曰將軍不知有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過殘滅不道卒以破亡今將軍以數千之衆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之轍不畏人獨不畏天神乎賊心

動得釋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以爲持書平辭強之
不可囂意甚望然外示優容出令曰杜伯山天子不
能臣諸侯不能友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通順所志
建武初弟成物故力請持喪歸囂大恨陽許遣而陰
令刺客於道遮殺之客見林身推鹿車載弟喪行千
里感歎不忍害北至拜侍御史引見問經書故舊及
西州事帝大悅賜車馬衣被羣僚莫敢望河南鄭興
事劉歆東海衛宏事九江謝曼卿曼卿傳毛詩作詩
序善風雅之旨者也林遇興欣然曰林得君諧矣使
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果闇然服林前於西

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實愛之雖遭艱困常抱以自隨
及是乃出示興等曰流離兵亂常恐斯文將絕何意
復傳是道竟不墮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
無悔所學於是古文遂行林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
總三署左右中郎將五官中郎將及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
學者輙見引進至大司空博雅多通稱任職焉
王良東海蘭陵人少好學王莽時寢疾不仕以尚書
教授建武中起家拜諫大夫數納忠進止以禮爲大
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司徒史鮑恢以
事至東海過候其家良妻被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

以爲婢使告之曰我司徒史也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若掾無書恢驚起拜歎息而去良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行過其友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後連徵及以玄纁聘終不就

元和二年春帝東巡幸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有二人命儒者講論經義明日僖入謝帝謂僖曰疇昔之會於卿宗有光乎對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

臣私家獨蒙其榮帝笑曰善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

拜郎中

楊太尉震字伯起弘農人八世祖漢初赤泉侯喜也高祖敞昭帝時丞相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居攝中與兩龔蔣詡俱徵遁逃免去震孤貧少好學明經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歎其遲暮而震志愈篤年五十始仕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少爲鄉嗇夫休歸輒詣學父怒之不能禁已遂入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

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
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氏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
足問者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貴倨稱大師玄在門
三年不得見但使高第弟子轉授玄業玄日夕尋誦
不解會融集諸生考圖緯須布算聞玄善九章召見
於樓上玄因從質諸蓄疑融大驚服其攻堅爲悉精
告之問畢辭歸融喟然歎曰吾道東矣及黨禁作遂
隱居杜門時任城何休精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
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爲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以通
之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哉中興

諸儒爭論古今學不決至馬融答劉瓌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迫遣不得已乃往進禮待甚優爲設几杖玄以幅巾見一宿遁去魯國相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鄉皆異賢之意鄭君好學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儒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亦皆稱公人知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

無駟馬之路乎可廣開門衛令容高車號通德門天下亂玄避地徐州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數萬得之問知爲玄也皆羅拜約不敢入縣境

盧植字子幹涿人也少事馬融通今古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華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植受學積年未嘗流盼融深敬之歸闔門教授黃巾賊起拜北中郎將連破賊賊走保廣宗植圍攻之帝遣黃門左豐詣視軍或勸植賂之不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

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減死罪一等及皇甫嵩平賊盛稱植行師方略復尚書靈帝崩大將軍進召董卓誅中官植逆知卓凶悍難制固止之不聽卓入都官將帝及陳留王出平津公卿無從者植獨夜馳至河上以從卓會百官議廢立抗言不可卓怒欲誅之以蔡邕力請乃免植懼終不免從間道亡去潛迹上谷中卒

論曰自先漢初經師淳質術業深邃而三全經之目遠業頗有諍論至東漢彌散家守章句固滯於所聞至康成博綜融洽乃後始有所統一也然是時經師

以守經訓爲道之所傳不反約於實踐世所名大師專教授顧從於欲爲夸淫於是乎名節振而經乃下衰悲夫

黃憲字叔度　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過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謂之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

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至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史曄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

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幼喪父郡賻贈稱財以送終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善俱游學異國皆與歆鋤園得藏金寧揮鋤不顧歆提而擲之蓋微不可掩如此會世亂思避地聞公孫度威行海外與原及王烈詣遼東依焉度虛館待之寧不就館因山為廬鑿坯為室越海避難者多從之居寧務以德化鄰有牛

暴田寧爲牽牛者涼處收之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所居里舍井而汲男女錯至爭汲有鬪鬩者寧多買
汲器置井例待之不使知已聞乃各相悔責居旬月
成邑於是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遜非學者無
見也風行遼東時避難者皆僦居郡南寧獨居郡北
若將終身焉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由是度安
其賢式化其德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心內不安
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招禍之道
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也在途三十七年以朝命
徵乃將家屬浮海還度康恭三世前後所遺皆受而

儉之不發覦既西渡盡封歸之其介如此魏以爲太中大夫固不受久之華歆爲太尉讓寧徵爲光祿大夫勅青州給安車茵蓐吏護從道上續食至表自免歸

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家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州縣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以斗筲故爲人役乎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成博通墳籍遊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素亢守高慕用者鮮所容接見泰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關西及辭歸衣冠諸儒送之河上車數千兩泰獨與膺同舟而濟賓從望之以爲仙舟焉

司徒黃瓊辟公府太常趙典舉有道泰曰吾夜觀乾象俯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皆不應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黨禍作知名之士多被禍而泰以不爲危言激論與汝南袁閎獨免焉卒年四十八四方會葬者千餘人共刻石立碑蔡邕爲之銘稱其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墻九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也邕謂人曰吾爲碑銘

多矣惟郭有道爲無愧色耳。泰性明知人儀觀魁偉好奬訓士多所成就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更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鉅鹿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爲有分決亦勸令學皆成賢儒陳留申屠蟠爲漆工鄢陵庾乘爲門卒自餘或出屠沽士伍因泰獎之成名者甚衆郡學生左原以犯法見斥

林宗過諸途勞之曰、爾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大駔也、卒爲齊魏忠賢君徒事豈可悔哉勿恚恨責躬而已或譏林宗不絕惡人者、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懷忿欲結客報諸生感泰言、乃止賈淑性險仄爲邑里患、泰喪母來弔、鉅鹿孫威以林宗受淑弔怪之、泰曰、子原誠凶德、然洗心向善矣。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與其進、淑聞遂自改成善士、陳留史叔賓有盛名、林宗謂之曰、墻高基下。雖得恐失。後果以阿枉敗、汝南謝甄陳留邊讓俱林宗、林宗謂人曰、二子英才有餘。惜不入也、後俱不終、濟陰黃允以

儁才知名。泰謂之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然當深自匡持。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悅之。允聞而黜其妻。妻請大會宗親為別。乃盡數允隱慝而去。

同郡王柔偕弟澤問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通當以經術通。令違方改務。不能至也。已而皆然。其識達如此。

仇香陳留人。純嘿有至行。為蒲亭長。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弃歷年之勤乎。且

毋養人遺孤、不能成濟、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用相見乎、母涕泣而起、香親到元家、為陳人論譬之、旣禍、元感悟、卒為孝子、考成、令主簿嚴署、香王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鸇之志耶、香曰、以為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為也、簿謝遣之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俸資香入大學、旣至、與符融比舍、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學、何守之固也、香正色曰、天子設大學、寧當使人但遊談其中耶、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泰就謁、請留宿、與語、起拜牀下、

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宴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必免冠自責妻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不應徵辟卒於家

陳寔潁川許人也起單微篤學坐立誦辟爲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寔知其非人懷檄入見曰此人不可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不可以塵明德請從外白署從之鄉論怪其非舉寔爲坐廢後倫徵入朝郡人士集送倫乃對衆言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頗以爲

過此其過由故人憚强禦而陳君者所謂善則稱君
過則稱已者也聞者乃歎息服其德爲太丘長以清
靜爲理以沛相賦歛違法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黨
禁起餘人多逃匿寔先就獄曰吾不爲之先衆何恃
乎。會赦出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郡國畢至而名士
無往者讓甚恥之寔獨弔焉後誅黨人以寔故多全
宥寔居鄉平心率物有爭訟求判寔曉譬曲直退無
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歲飢
有盜夜入室止梁上寔見之乃起自整拂召子孫列
待正色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非必本惡

乃習以成性遂至於此如梁上君子者是已盜驚自投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君狀貌不類惡人宜尅己反善遺絹二匹遣之自是一縣無盜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拜公府每歎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黨禁解公府數辟欲表以不次之位寔謝曰寔老絕人事幅巾待終而已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仲弓敦義行著信於鄉里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遺布一端謝焉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過

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于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不應以其事告烈烈使人迹之則前盜牛者也諸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途而反或望廬而反其感人至於此

邴原故善飲行學八九年閟不飲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餞之原曰本能飲酒以荒業故斷之今當遠別可一飲飲終日不醉孔融為北海相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以鄭玄為計掾原為計佐融有所愛吏常盛稱舉曰君子也後恚望欲殺之衆吏皆為請原獨不請融問之對曰明府於此吏愛之矣而今欲

殺之、愛之則引而方之子憎之則推而危其身舉之是、則殺之非殺之是則舉之非明府何處焉遂去之遼東與同郡劉政俱公孫度畏惡政勇略欲殺政收捕其家人政既窘急投原曰窮鳥入懷匿之月餘東萊太史慈當歸以付之既而謂度曰前將軍欲殺劉政以爲已害也今政已去君之害已除拘政家奚爲度乃出之後遁還度覺之曰邴君所謂雲中鵠也非鶉鷃之網能羅矣既反國講述禮樂吟詠詩書鄭玄博學洽聞註解典籍儒雅之士集焉原高遠清白頤志澹泊英偉之士向焉於是青州有邴鄭之學魏公

操辟原東閤祭酒子倉舒卒傷之甚以原女早亡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非禮也原所以容於明公公所以待原以能守禮也若德明公之命而弃典訓明公何用焉操乃止操子丕爲五官中郎將衆附親賓客如雲原非公事無詣也太子使人微問之原曰臣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嗣子太子太息久之轉五官長史卒是時東郡張閣爲太僕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曰張子臺視之鄙樸人也然中心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而禍患亦當從何而來世有高亮如子

臺者。皆力慕體之、方之蔑如也、

論曰程淳公有言聖雖學作、所貴者資黃叔度之資、淵乎其似道也、管幼安成德爲行、幾於閔冉矣、林宗不名一行、博大勤誨誘善成人之美而達有轍轘周遊之心焉、大抵東漢尚節行、高者長厚篤淳、國無道而道存、有以也夫、

八編類纂卷之三百十九

左編

人類

烈婦

漢班倢伃成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倢伃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倢伃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

篇毎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倢伃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廼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倢伃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寖盛於前班倢伃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倢伃恐久見危

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倢伃退處東宮作賦自
傷悼至成帝崩倢伃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後漢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
班一名姬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
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
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
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
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永初中太后兄大
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
因上疏曰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

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隱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夫婦第二察今之君子

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

敬慎第三

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

女行第四

女四行：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

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專心第五、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

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狹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

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和叔妹第七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毀譽，一由

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漢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

葬道傍爲立碑焉

漢南陽陰瑜妻者頴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文荀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敕衛甚嚴女既到郭氏偽爲悅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

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屏上曰尸還陰陰字术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

魏酒泉龐淯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分明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魏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為妻、娉幣旣畢、未及成禮兒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娉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身生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為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

侵凌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艸莽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晉姚氏婦楊氏者閹人苻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着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着密埋之設有着者汙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

其家謂不供給之乃敕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強舉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爲痴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辠

隋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及宇文化及弑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

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禪師還當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爲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讎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且謀逆之際、察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

婦人猶知

可否、乃拜辭而去、

唐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爲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鋭、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則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庭中曰、令誠若主也、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面臣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

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爨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死於外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先是萬歲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爲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不下賊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徇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決

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忼慨知君臣大義云。

唐宜都內人者。武后女侍也。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禦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機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娥姥有越出房闈。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

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下、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卿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來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制、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

李新聲者、邯鄲人李巖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又能傳故都聲雅、為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䂍游佐其事、新聲亦

從去然性本便慧頗閗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勺
聚亾命以窺脅朝廷有寳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
新聲曰妾於公直巾櫛間狎玩者耳然食人之食憂
人之憂理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
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
土疆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
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
間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而指使蕭率無賴人且韋
武朝數鎮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困天子恩況從
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以不法而

法言箋亡
可師可法

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羅狴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嶺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暱從見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纔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亾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宋四烈婦蕭氏沂州滕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

盜季昱攻剽滕縣悅其色欲亂之女終不屈遂斷其首劉氏子聞女死號大慟曰烈女也葬之立爲祠三年春盜馬進掠臨淮縣王宜要其妻曹氏避之肯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堅臥不起衆賊劫持之大罵不屈爲所害四年盜靚友聚衆於滁州龔家城掠人爲糧東安縣民丁國兵者及其妻爲友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亡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同時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汚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

湮或剷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

宋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侯購捕之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荊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爐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没入矣李聞之撫二子凄然而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遁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

卷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

閨史編

人類

列女

密夫人密康公母也有獄三女而盬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群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物也王而獲此爾且不堪況爾小醜乎爾必獻之康公不獻王滅密

鄧曼楚武王夫人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見楚子請濟師楚子辭焉入以告夫人夫人曰大夫其非

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以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而莫敖敗師果覆久之武王荊尸以伐隨將齋入告夫人曰余心蕩夫人退歎曰祿盡而蕩天之道也先君知之故臨武事發大命而蕩王心焉王祿盡矣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行卒於樠木之下

伯姬魯成公女宋共公夫人也嫁十年共公卒宋災

火及於姬所左右曰夫人避火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可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未至左右又曰夫人避火伯姬曰傅未至夜不可下堂左右曰如火何伯姬曰吾死矣夫越義而生不若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齊桓好淫樂其夫人曰衛姬諫不聽姬為不聽音樂齊侯感而放鄭聲楚莊王好畋其夫人曰樊姬諫不聽為不食禽獸之肉楚子感而廢畋二主之霸二姬力也

楚昭王母曰伯嬴秦女也其夫人齊女曰貞姜嬪曰越姬皆賢吳之入郢也昭王亡於野闔廬入其宮而

姬虎爲伯嬴操刃而逆之曰妾聞天子天下之表公侯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夫婦之道人倫之本王教所甚嚴也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夫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唯男女之禮失不可復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其何以行令訓民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吾其死也吳子慙而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不釋兵齋三旬吳退王還國乃復殺王游漸臺貞姜從已出遊留夫人漸臺而水至使使者迎爲忘其符使者至夫人曰王召宮

必以符

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吾不行也。使者曰、水至矣。還而持符。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義不犯約。勇不畏死。棄約越義而生。不如死。使者走取符。而臺崩。貞姜死焉。昭王遊附社之臺。望雲夢而樂。語其二姬曰、吾與子生同樂。死同歸矣。蔡姬許諾。越姬不可。曰、昔先君莊王隱於樂。三年而改之。以勤政卒霸天下。妾以君王將法諸。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死乎。且君王之取婢子也。未嘗約以死。妾不敢聞命。楚子曰善。而終變蔡姬。久之楚子救陳。病於師。越姬聞之曰、昔王要妾以死。妾非難於死也。懼其成君之過也。然

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負其心。遂自殺。王讓位於三弟、而辭。三弟曰、母信者子必仁。乃迎越姬之子章而立之。是為惠王

魯敬姜者、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穆伯死、文伯出學而歸、其友從而後上堂、降階、趨行、奉劍而正履。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結襪之綦絕、左右顧、無可使結者。俯而自結之。故能王。桓公立於朝、有友三人、諫者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霸。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者七十有餘人。故能相王室而天下宗周。彼其所與遊

者皆益也子則皆爲役矣於是文伯乃謝罪擇嚴師賢友而事之引衽而親饋焉

臧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使齊母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好窮人以威魯之寵臣多怨之其不免也夫必施德而求功焉於是文仲自結於大夫國人而後行齊果止文仲欲興兵而襲魯文仲遣間使遺公書恐人得其書爲隱書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至莫測也問於母母泣下沾襟曰君之臣見止矣斂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外

民。納之城中也。食獫犬、組羊裘、言趣饗戰鬭之壯。鄰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言思妻。臧我羊、羊有母、告妻養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魚文錯、錯以治鋸、鋸治木也。是有木治繫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言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於是晉侯軍於境爲備焉。齊兵聞有備而還免文仲而歸之、

晉趙衰之妻文公女也曰趙姬文公之爲公子也避居狄、趙衰從狄人入其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子納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焉、及反國、復以趙姬妻之生原同屏括矣、而趙姬請迎盾母于狄、衰不敢、姬曰不

子之德乎。二三子未必知也。妾知之乃爲之誄。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庶幾遐齡。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曰惠兮。遂定諡此於黔婁之妻並德矣

衛宗二順者衛宗子之妻及傅妾也秦滅衛、衛宗歿、妻守不去、而無子、獨傅妾有子、事女君八年不衰妻欲出居外避讓之傅妾泣請曰、妾聞忠臣之事君也無懈、孝子之養親、患無日也、供養固妾之職夫人何

勤焉、妻固欲外妾、退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今夫人欲居外。使我居內。逆已。欲自殺、泣而守之、夫人許留、乃止、

石窌婦者、齊女也、齊頃公敗于鞍而免、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使人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與之石窌、

高義母者、齊二子之母也、有鬭死於道、吏捕殺者、遇二子執訊之、兄服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也、爭不

決言之相、相不能決、言之王、王令召其母、問焉、母遽而對曰、殺少者、相問之曰、少子人所愛、云殺之何也、母對曰、少者妾子、長者夫前妻子也、夫且死、囑妾曰、善視之、妾諾之矣、今許人以諾而不信、殺其兄而活弟、是以愛廢公義而欺死者也、子雖痛、可柰何、相入言於王、王高其義、並赦之、

齊女者、傷槐衍之女也、景公愛槐、懸木其下、曰傷者死、衍醉而傷槐、女造相晏子之門、請曰、妾聞之、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傷人民、不爲野草傷禾苗、今妾父以祖勝故、不勝

麯糵之味而傷槐。君以槐故欲殺之妾。恐傷執政之法、害明君之義。敢自投代死。晏子惕然言於公而赦之罷守槐之令。

母師者九子母也、臘日休作者、召諸子、前謂之曰、禮、婦人之義、父母死無歸寧、然吾父母之諸孤也、少歲時之祀、禮不在治也、吾欲汝往監焉、許我乎、九子曰敬諾、乃召諸婦前謂之曰、禮有三從之義、今諸子許我矣、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守房闔夕吾反矣、於是少子僕而往、天陰、還失早至閭門而止、不下、穆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視焉、

其君處禮節甚修召問之曰何不下也對曰妾與其諸婦期夕入而早不欲其失期也矣臘醵而酺而醉飽此人情所宜有反太果恐見之故止也大夫以爲知禮言於公以爲母師

[illegible]伐國寄

義姑姊者魯野人也齊攻魯至郊見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走且及棄所抱抱所攜挑而問之對曰所抱者妾兄子所棄者妾子也力不能兩護故棄之齊將因何也婦人曰己子私愛也兄子公義也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濟謂義何故忍而棄吾子也於是齊將使人言於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之婦猶知行義況士

大夫乎請還師師還齊君賜是婦也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田母者齊相田稷子母也稷子受吏之賂金百鎰以遺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有其多若此者也令安所得此以實告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非義之獲不計於心不入於家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足矣而沒於賂爲人臣不忠不忠者不孝非吾子也稷子慚席蓐謁王請就誅王高其母之義以公金賜爲合稷子而復其位

王孫母者齊大夫王孫賈母也淖齒亂齊湣王出走賈

失王之處、母曰汝朝出而不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於是湣王及於難、賈乃入市中呼市人誅淖齒而歸

女宗者、宋鮑蘇妻也蘇仕衛三年而他娶女宗獨養姑不衰、姒謂之曰夫子有外好矣何不去也、女宗曰、吾聞婦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禮有七去、妬為之首、吾姊不居我以禮、而使吾為見棄之行、非所聞也、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

蔡人之妻宋人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

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孟母者鄒孟子母也仇氏有賢德孟子生三歲而有父激公宜之器母獨與子居始其舍近墓孟子少嬉戲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歸母方織以刀斷機絲焉子驚惆故母曰若知惰之乎夫君子學以立身問以廣智

今未有所至而廢之何以異斯織矣續。焉而中道廢
之。其何異夫若子乎。孟子乃大感往卒業遂成大賢
孟子既娶將入室見婦袒而居不悅欲去之母召而
責之曰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廣敬也將上堂聲必
揚所以警衆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
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已遠乎婦得留孟子處齊
有憂色母見之問焉對曰無之他日擁楹而歎母曰
鄉吾見子之色憂子曰否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
曰軻道不用於齊矣而母老懼無以養故勉留而憂
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故

有閨門之修。無閫外之志。無擅制之行。有三從之其、今子成人矣。而我老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尚何留。

芒慈母者。魏孟氏女。芒卯後妻也。前妻之子五人。皆不愛。厚遇之猶不愛。令所生子不得與之齒。終不愛。於是前妻之中子犯法死。母悲哀。欲上書請其罪。或謂之曰。人不愛母。母何自苦如此。母曰。是其少也孤。父使妾爲之繼母。母之也。爲人母。不能庇其子。可謂慈乎。親其子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無義。可自立於世乎。竟遂上。王高其義子。得赦。自是五子親附母。

賢者不亦不知

雍於嬰

雍雍焉

漢陳嬰母者棠侯嬰母也二世時天下亂東陽少年殺令長相聚數千人請嬰爲之長巳共立爲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甚貴者今暴與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得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王以兵屬項氏後歸漢封棠侯

而安國侯王陵母曰王夫人陵從漢祖起沛項氏攻漢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恐陵以巳故貳於漢也乃私送使者而泣曰爲老妾語陵必謹事漢漢王長者也當終有天下毋以

老妾故持二心請以死送使者遂伏劔死陵爲漢相矣

雋母者京兆尹不疑之母也不疑尹京每行縣録囚徒還母輒問所平反幾何名何事則多所平反則喜笑爲具飲食語言異他日或亡所出輒怒爲不食故不疑嚴而不殘

嚴母者河南守延年之母也生五男子皆二千石東海號母曰萬石嚴嫗延年爲河南守有能名陰鷙酷烈母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見報囚流血數里乃大驚即下車止都亭不肯入府寺延年出迎謁母閉閣

不見延年免冠頓首伏闕下、乃見之、責數之曰、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法、多殺人、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延年頓首服謝罪、自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之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垂老當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後歲餘、延年誅、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京兆尹王章妻、泰山鉅平人、章爲諸生、學長安、與妻俱、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而泣、妻怒呵之曰、仲卿今京師尊貴列朝廷、誰能踰仲卿者、即病困、當

激昂自起何當效兒女子涕泣相向耶章悚然起坐病竟起後爲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兒女子所知書上下廷尉妻子女皆被收章小女年可十二夜忽起號哭問之曰昔之夜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必一人死也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果然徙妻子合浦後赦還以采合浦珠致產數百萬

陳孝婦者淮陽人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夫當行戍屬之曰我生死未可知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紡績織紝

以為業父母哀其少將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諾之矣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而止卒養其姑二十有八年姑八十餘終盡賣其財物田宅而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守以聞詔賜黃金十斤復其家

仁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也既嫁而夫有讐矢必報不得劫其父令要女為中調父呼女命之女念不聽則殺父聽之則殺夫陽許諾曰夫日於樓東首臥請開牖而待乃還家辟夫他所沐登樓東首臥開牖待夜

牛侃至斷頭持去明視之女也

姜詩妻龐氏廣漢人姑好飲江水江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汲值風不時還母渴甚而恚詩責妻遣之妻止旁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自以其意遺姑姑怪問鄰母具以告姑慚感聽還生一子因遠汲溺江歿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託以行學寬之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呼鄰母共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後舍側忽湧甘泉味如江水泉中出雙鯉以供人以為孝感赤眉經詩里弛兵而過之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方歲饑盜遺詩米肉受而埋之察孝廉明帝為下詔曰大

孝入朝一聽乎拜中郎除江陽令卒于官人祠祀之
沛郡周郁妻同郡趙孝女也郁驕多行無禮阿嫁舅
謂之曰新婦賢者當以道匡夫夫郁不改行新婦之
過也婦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
故翁以責我我言而不用翁必謂我不奉教罪在我
言而用是爲子違父而獨從婦言也罪在夫吾何所
逃罪遂自殺以懨夫聞者咸哀傷之
漢中陳文矩妻同郡李法姊也字穆姜文矩爲安衆
令卒官時穆姜有二男而文矩前妻四子逆穆姜溫
仁慈愛衣食資奉皆兼倍所生前妻子不變或勸令

別居避遠之對曰吾方以義導之使自改何避也及前妻長子興疾困穆姜調藥膳必親興大感既瘳呼三弟告之曰母慈仁出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過惡甚矣皆自詣南鄭獄陳母德己過狀乞刑郡守表其母蠲其家徭後四子皆修革為良士穆姜病敕諸子曰吾弟伯度達士也所論薄葬之義至矣吾歿必循行毋為後累

許升妻呂氏字榮吳人也升博徒不操行呂勸升修學升不改呂父忿疾之呼榮歸欲改嫁榮終不肯升感而自厲遂以學成名郡遭寇榮出走賊拔刃追之

琛義不辱，遂遇害，是日疾風暴雨，天晦冥，賊懼殯葬焉。

沛劉長卿妻，同郡桓鸞女也，甫生男而夫卒，妻終不歸寧，男十五又夭，妻慮不免，豫刑耳自誓，宗婦愍之曰，若家未有他意，即有可因姑姊妹自表，何自苦如此，對曰，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經爲帝師，五更而來，代不替德，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故自刑翦，決之不早，明吾心懼無及也，沛相表其閭，邑有祀膰焉。

王女者，陳留緱氏女也，報父讐，殺夫氏之黨，吏執以

告外黄令梁配欲論殺之諸生申屠蟠進曰王之節足厲忍辱無恥之子孫即不幸當表廬旌墓況在清聽可無加矜乎配感動得減死

姜母者天水姜敘母也建安中馬超作亂殺涼州刺史韋康時敘爲撫夷將軍統兵屯歷下敘姑子楊阜故爲康從事陰結康客爲報仇未有間會妻死請急辭超歸過歷下候敘母言故涕滂然下激敘與同難敘以母老中未決母叱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一州之恥亦汝之負何獨義山哉汝無顧我無淹事變生人誰不死死國義我不以餘年累汝矣於是敘與阜定

討約舉兵，度兵發，超必出擊，叙阜從後閉冀州門，超可虜也。叙兵發，超果出，阜與趙昂等閉諸門拒之，夷其家。超攻鹵城，叙守不下，超乃夜襲歷，歷無備，入之，執叙母。叙母罵之曰，汝背父逆子，弒君亂賊，天地豈容汝乎，汝必何面目視人。遂遇害。

趙昂妻異者，王氏女也。昂爲姜道令，異獨留，會同郡梁雙反，攻西城，破之，殺異二子，異恐爲所侵，引刀欲自裁，顧女英歎曰，身必，汝當誰恃哉。乃以淵溼麻而被之，拶食瘠形，異兒難。事平，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舍，謂英曰，向所爲不死者，爲憐汝也，吾遭亂不

能救吾何以面諸姑乎今官舍近吾去汝救矣遂飲藥昂聞急以藥解之幾絕而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反攻冀異躬著布韛與昂俱又悉脫環珥賞戰士及超攻圍急刺史韋康欲與和昂諫不聽超負約殺康而刼昂質其子月以爲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讌異欲信昂於超以求濟與結納爲忠及昂與楊阜等合謀起討超超歸謂異曰謀如是如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昂曰善遂閉門拒超超殺其子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攻昂昂保祁山圍匝月乃解自冀城之難至于祁

山、昂尤出奇制勝、異輒參焉、

吳南陽王和妃張氏太傅恪甥也、和以太子廢爲南陽王、孫峻旣殺諸葛恪、賜和死、妃自殺以從、妾何氏曰、如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其子皓、及諸姬子全焉、

武陵習氏丹陽守李衡妻也、衡守丹陽、瑯琊王休在鎮、數倚法侵制之、妻數諫不聽、休求徙會稽、避焉、及休立、衡懼、欲奔魏、妻曰、叛逃求活、亦中國所惡也、且何施面目見中國人乎、瑯琊素慕名、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怨故讐守法吏、可詣獄表前失求罪、衡從

之詔遣還郡加將軍號授棨戟

孟母者吳孟仁之母也有賢行仁少母遣從南陽李肅學爲作厚褥大被將之或問何也母曰兒幼何德以致客學者或貧無衣被將之庶得與賢者接氣類乎後仁仕爲軍吏不得志負夜雨屋漏起涕泣謝母母曰第自勉厲何慮非盈久之除鹽池司馬自潔清躬結網捕魚作鮓以遺母母不受曰汝爲漁官而以鮓遺我豈虞嫌之道哉仁泣受命本仁卒著廉名母之教也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

太子廢居金墉、衍請絕婚、妃號泣、行路為隕涕、及劉曜陷洛、以妃賜其將喬屬、妃抗節距之、竟不辱而死、

吳興守虞潭母孫氏、富春人、適潭父忠、恭貞有婦德、忠亡、年甚少、遺孤藐然、劬養之、永嘉末、潭為南康守、杜弢亂、潭率衆討之、母傾資以佐戰士、遂以克捷、蘇峻反、潭守吳興、假節徵討之、母戒興曰、吾聞忠孝不兩立、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念、盡發其家僮從征、貿所服環珮以佐興、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為督護、母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從征、汝何為獨不然、

潭郎以子楚從事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司徒導而下咸就謁年九十五卒成帝遣使弔祭諡曰定

王凝之妻謝道韞安西將軍奕女也通毛詩叔父安歎以謂得風雅深致孫恩亂見執恩以諸謝門高未敢害也外孫劉濤方數歲賊欲刃之道韞曰事關王門何豫他族必若然寧先見殺濤得免自爾嫠居會稽家門肅然太守劉柳有盛名以通家子請見肅問貲道韞髻纓素褥坐帳中柳束修肅冠帶造焉道韞先及家難慷慨流涕徐酬問旨豁然無滯柳退而太息以爲目所未見使人形神俱服也時同郡張玄妹

適顧氏、有賢德、劉臻妻陳、亦眞辯、善屬文、而沈克之難、吳郡守張茂死焉、茂妻陸散家財率部曲討克敗之、詔表門、襄城守荀崧爲盜杜曾所圍、食盡、小女灌年十三、率死士踰城突圍出求救、卒以完、西揚州刺史虞、死於寇、有女子年十五、蠻帥逼納之、女於閨室中刃擊賊不中、罵賊死、

段豐妻燕王德女、號平原公主者也、年十四、適豐、豐以譖死、德勸令改適、周稱疾不起、書裙帶曰死歸段氏、自經死、

新蔡徐元妻許氏年二十而寡子甦甫三歲父偉改

嫁之載以適同縣張負婚之夕自經救而蘇送歸養舅姑盡孝年八十餘乃卒元嘉中表門

會稽三女者會稽陳氏女也陳若家貧獨有三女無丁男王父母年九十餘耄矣父篤癃母不安其室而嫁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蒓日更至市中賣之以為供鄉里嘉之爭欲娶誓不去已王父母及父相繼卒三女營殯葬居墓側終喪焉

永興概中里有王女年五歲失明而孝年二十父亦伏尸哭涕盡以血其少妹娥舐其血左目遂明人以為孝感諸暨東洿里有屠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

棄女稜住紵舍，晝樵採，夜紡績，以供父母，沒營殯瘞，

親負土成墳。宛陵有女，夜與母共寢，母爲虎所獲，女

啼號執虎尾行十里不捨，虎毛盡落，乃置其母而去。

詔表門。時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三男，而公濟及二

兄並卒，兄各有子，姚收二從子養育之，貲田宅爲娶

婦，而自與二子寄止傭以居。宋表閭復徭役。吳郡范法

恂妻褚氏，勤苦執婦業，宋昇明子孫曇瓘以罪伏法，

褚謂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也，於汝父爲從

母兄弟，交親義重，宜收之。僧簡往斂葬焉。

衛敬瑜妻王氏，北霸城人，明容有忠操，年十六喪其

夫父母舅姑憫其少欲嫁之截耳置盤中爲誓拒焉於墓前手種樹數百株中有柏成連理所居有燕來巢後失雄雌孤飛不去王感之以采絲繫燕足爲識後歲復來前繫絲如故賦詩志感雍刺史爲樹闕表焉

渤海封卓妻劉氏彭城人婚一夕而卓宦京師者歷年伏法死劉感見夢知卓死哀泣不自勝嫂愉之不止經旬凶問至遂憤恚死中書令高允頌以爲職代序傳云

孫神妻陳氏，河北人。神當戍夏州，嫌其遠，有孤兄子請代。陳不可，曰：「爲國征戍，雖遠義當行，何容以孤姪代乎。」神從其言而往，竟歿戍，喪還，陳望而號慟，歿焉矣。

太妃孟氏，鉅城王澄之母也。澄爲揚州，逆黨襲羅城，

長史韋纘倉卒失計孟勒兵登陴激厲文武諭逆順人自奮志卒全城詔樹碑旌焉梓潼太守荀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爲武時梁入攻圍梓潼金龍病不能軍劉理戰具拒敵百餘日分衣減食同勞逸有叛者立誅人畏而懷之井在城外爲賊據城絕水劉向天禱祈俄而雨劉命公私出槃甕儲水川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以濟會救至城全宣武嘉之賞其子爵焉武功人也万俟醜奴反圍岐州安平孫道溫妻趙率城中婦女負畚土完城城竟完賜安平縣君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父子春爲從兄長忻所殺舜時

甫七歲有二妹粲五歲璠二歲寄食親戚家舜撫二妹甚恩既長可適人守不嫁濟謂二妹曰父爲讐所賊無兄弟可復讐雖女子容得已乎吾義不生矣二妹皆垂泣請從長忻方夜坐妹弟持刀入殺之告父墓自詣吏請坐孝文帝義之貸焉先是平原鄃縣有女子孫氏夫爲仇所殺手刃之詔特原

隋蘭陵公主者隋高祖弟五女也年十八爲河東柳述妻舅姑有疾奉湯藥必親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不果因不悅述幸於高祖彌惡之高祖崩煬流述嶺表勅絕婚改嫁主以死自誓不朝謁上書

請免主號，從逮從，煬大怒，不許。主曰：先帝以妾適柳氏，今有罪當從坐，不願屈法申恩，竟不許，以憂憤成疾。疾革，上書言：昔共姜誓死，頌美前經；息嬀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方恨不得從夫死，乞歸骨柳氏。煬覽之愈怒，葬洪瀆中，資送甚薄。煬女南楊公主，適宇文述子士及。士及兄化及弒煬帝江都，化及敗，主爲竇建德所得，問之，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讎，聲淚俱下，見者憫泣。建德敗，西歸，遇士及東都，不復見。而煬帝誅剪宗室，襄城王恪妃柳氏、華陽王楷妃元氏，王幽廢，奉事愈謹，王死，咸守義不復嫁云。

鄭善果母崔氏清河人、年十三、適滎陽鄭誠、誠死難、母年甫二十、父欲更嫁之、母抱善果前泣曰、婦無再適之義、且夫幸有兒、棄兒爲不慈、背夫爲無禮、當割耳剪髮明素心、善果以父死王事、封開封縣公、開皇初授沂景二州刺史、尋爲魯郡守、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帳後察之、聞剖斷合理、則大悅、入賜坐共食、若行事忿義或妄嗔怒、則終日不食、蒙袂泣、善果伏牀下不敢起、母方起訓之曰、吾非怒汝、獨內愧汝家門、汝先君忠勤清恪、未嘗問所私、身狥國以死、亦望汝副其本心、汝少而孤、吾寡婦、有慈無威、故使汝情於

誰謂其何以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今位方岳、不思汝先人而墮於公政、內將墜失家風、以隕世爵、外將虧天下之法、蒙訴辰吾死之日、何面目見汝先人地下乎、舍果頓首謝、請自改、乃得罷居恒紡績、逮夜分乃寢、舍果跽請曰、秩俸幸克、何自苦如此、答曰、夫秩俸天子以報汝先人者也、當散贍六姻、為先君惠、奈何獨居之乎、且絲枲婦人之職也、

單孝婦者、上郡鍾氏婦也、年十六、而嫁無何、夫死、事姑以孝聞、數年、姑及伯叔相繼死、貧無以葬、單紡績傭賃十年、葬八喪、詔表閭

孤務光母盧氏范陽人十年寡居諸子幼家貧不能就學盧親執經史手授之務光以漢王諒故坐籍沒刺史上官政見盧氏艷欲汙之盧以死自誓政怒以火爇其面不屈死

滑源令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服風訓薛舉亂陷滑源倫遇害柳謂二女子婦曰吾家世素風汝父亦於義不辱與若等同死能乎女婦泣惟命柳先投井中女及婦繼之並死非中江都之難清河趙元楷妻崔義不辱取刀屏庭樹而立曰殺我雖任之如覓死者相迫矣遂遇害

許善心母范氏梁太子舍人孝才女也高陽人少寡
鞠善心而教之有高節博學隋祖聞重焉敕尚食獻
新至必分賜召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公及善
心歿東都之難范年九十二撫其柩不哭曰吾有子
矣因卧不食卒